

陶渊明《与子俨等疏》

告诫俨、俟、份、佚、佟：天地给人以生命，有生就一定有死，自古以来，即使是圣贤的人，谁又能够独自逃脱死亡呢？子夏曾有过“死生有天命，富贵天注定”的议论。像颜回、子贡、子张、子路这样亲自接受孔夫子教诲的人也都发出这种议论，难道不是因为命运的好坏不可妄求，寿命的长短永远无法在分外求到的缘故吗？

我年龄已过五十，年少时穷苦，每次因为家里困乏，四处奔走。本性刚直，才学拙劣，同当时社会的风气常常发生矛盾。自己为自己考虑，终不免招致世俗的祸患，勉力弃官隐居，使你们年幼就受饥寒。我曾经感叹东汉王霸的贤妻的话：既然立志隐居躬耕，为何要为儿子蓬发疏齿感到惭愧呢？这是一样的事情。虽然遗憾没有像汉朝时求仲、羊仲那样的邻居，家里没有像老莱子那样的妻子，拥有这样苦闷的内心，自己心里很惭愧。

年少时学习弹琴读书，我喜欢悠闲清静，读书有了收获，就高兴得忘了吃饭。看见树木交错，郁郁葱葱，听到不同季节不同的鸟鸣声，就十分高兴，经常说：旧历五六月时，在北窗下睡着，遇到凉风刚吹来，自己认为是上古时代的人。然而年轻时意念浅薄，以为这样的生活可以保持下去。随着时间的迁移，机缘巧遇也很容易地就过去了。而今再远远地回顾以往，一切是多么渺茫啊！

自从患病以来，我逐渐趋向衰弱，尽管亲人故交不抛弃我，每次用药物救我，自己也担心寿命有限了。你们这辈从小家境贫寒，每次被迫从事砍柴挑水的劳动，什么时候可以免除呢？挂念在心里，我的愧疚不安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！虽然你们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的，但应当想到四海之内都是兄弟的情义。鲍叔、管仲共同做买卖，分钱的时候管仲总要多占一点，但是鲍叔不觉得他贪财，因为鲍叔知道他家里穷。归生、伍举都是春秋时楚国人，二人交情很好，后来伍举因罪逃到了晋国做官。归生与他相遇，二人铺荆而坐，共叙旧情。就是因为在鲍叔帮助下，管仲变失败为成功；在归生帮助下，伍举在因罪出逃后回国立了功。其他人尚且如此，何况你们这些同一个父亲的人呢！颖川的韩元长，是汉朝末年的名士，身份是卿佐，八十岁死了。兄弟一起居住，直到终生。济北的泛稚春，是西晋时有操行的人，七世用共同的财产，家人没有怨怒的脸色。《诗经》说：“对于古人的崇高道德则敬仰，对于他们的高尚行为则遵行、学习。”即使不能做到前人那样，也要诚心诚意地崇尚他们。你们可要慎重啊！我没什么再说的了。